

上海战役：军事政治双重胜利

■戚苏源 王昌凡

上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队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战役自1949年5月12日发起，至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历时16天。此役有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继续顽抗、挑起国际事端和大肆破坏的企图，完整保全了上海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城市。

力求全胜——“瓷器店里打老鼠”。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后，其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5个军在郎溪、广德被歼灭，余部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部队，共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据守上海。蒋介石企图依托上海的丰富财富和长期构筑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一方面争取时间，向台湾抢运物资；另一方面计划战事失利，就开始大肆破坏城市，阴谋挑起国际事端，寻求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上海当时拥有近600万人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接管上海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形象地将这一仗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对老鼠要狠打，同时不能损坏店里的瓷器。战前，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出3种作战方案。一是围而不打，耗尽敌人的物资和耐心，让对方不战自降，但是会让老百姓陷入困境；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虽可避开敌军设防重点地区，但主战场在市区，城市会遭破坏；三是集中全力在城区外围决战，迫使国民党将市区守军调往郊区，从而保全市区。毛泽东指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陈毅、粟裕依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选取了第三套方案，力争外围决战。

攻克外围——钳形夹击吴淞口。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第三野战军第9、10两兵团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包抄吴淞口。第10兵团先后攻占浏河、太仓、嘉定等地。13日，第29军向月浦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强大，我军攻击受挫，一天下来只夺下几座碉堡。经侦察，我军发现敌军工事严密，不适合对其采用快速穿插的战术，因此暂停了进攻。第28军在刘行、杨行的战斗同样受挫。第10兵团指挥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术，采取近迫作业，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施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通过“地平线下的战斗”，逐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南京路。

逐点攻击，加速了战斗进程。

至19日，第10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周浦，全歼敌第51军，将敌第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并切断其与浦东市区敌守军的联系，与第10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23日，特种兵纵队的远程火炮对高桥东北海面的国民党军舰艇进行炮击，击中7艘，其余逃走。至此，我军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将守军主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为攻取市区、全歼守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起总攻——“要文打，不要武打”。在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的情况下，23日夜，第三野战军发起总攻，第20、27、23、26军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24日，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第27军占领虹桥、徐家汇车站。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发起追击，大胆楔入敌纵深，分别截歼溃逃之敌。24日夜，第23、27军分别从徐家汇、龙华进入市区，第20军主力从南昌路渡黄浦江进入市区。各部队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直插每条街道，抢占街垒和楼房火力点，至25日拂晓，全部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

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依靠老百老汇大厦、邮电总局大楼等高层建筑，以密集火力封锁苏州河各桥梁。为不破坏上海市区，第三野战军严格落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命令部队不能“武打”，不使用重炮攻城，也不能用炸药爆破，要“文打”，只能用轻武器进攻。第27、第23军和第20军一部，利用夜暗强渡苏州河，迅速占领河北市区，守军纷纷被歼。负责指挥国民党军余部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率部投诚。25日夜，第31军在第30军配合下，经浴血奋战攻克高桥，至26日中午肃清浦东地区守军残部。27日，上海全部解放。6月2日解放崇明岛。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接管上海——“军事政治都要进城”。城市作战中，战役军团占领和控制城市之后，要迅速恢复和稳定城市秩序，展开清理战场、稳定民心、恢复生产生活等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军进驻上海后如何妥善接管，是对我党、我军的严峻考验。

战前，第三野战军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根据

南京等城市接管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制定了《入城纪律》。解放上海后，进入市区的部队模范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忍饥挨饿，露宿街头，不入民宅，谢绝馈赠，保护外国侨民，以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受到上海市民和社会各界的称赞。与此同时，陈毅带领军管会对原有的市政、财政、文化、军事等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和接收，积极发展党员，迅速壮大队伍，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的学生斗争。驻市区部队清查、收容散兵游勇，安置难民，清除垃圾，驻郊区部队拆除碉堡、平毁工事、排除地雷。上海迅速恢复了正常运转。

上海战役中，我军坚决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上海从敌人手中夺回，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还保护了上海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顺利平稳地接管了上海，尤其是政治上的完胜，对以后的城市作战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史说新语

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

城濮之战发生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是晋国联合秦、齐、宋等国，在卫国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大败楚国及其盟国的一次经典战役。此战不仅成就了晋文公的中原霸主地位，更因其精妙的战术谋划被后人津津乐道。

首伐曹卫，智联齐秦

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内乱，霸业中衰。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之后，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等国攻打宋国，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

晋国自晋文公上位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楚国成为晋国谋求霸业的最大障碍。另外，晋文公在外流亡时，曾受宋襄公礼遇，因此宋才有了图霸与报恩的双重意义。可救宋绝非易事。首先，楚国联合诸侯国共同征讨宋国，在实力上晋国明显处于劣势；其次，晋国若直接劳师远征宋国，楚国则以逸待劳，对晋国十分不利；最后，晋国救宋必然途经楚国的盟国曹、卫两国，一旦曹、卫两国出兵助楚，晋国将腹背受敌。

对此，晋国大臣狐偃提出一计，即不直接救援宋国，而是首先攻打与晋国相邻的曹、卫两国以吸引楚军救援，从而解除宋国的危机。晋国攻下曹、卫两国后，让宋国送厚礼给齐、秦两国，请他们出面与楚国交涉，可楚国仍拒绝退兵。晋国便趁机联合齐、秦两国共同对楚作战。

退避三舍，乱敌军心

面对晋、齐、秦三国强敌，楚成王心知继续攻宋，势必对楚国不利，于是准备撤军，楚国令尹子玉却坚决请战。子玉派使者告诉晋国，只要晋国使曹、卫两国复国，楚国就释宋之围。晋文公听从先轸建议，私下与曹、卫两国交易，在其与楚国公开绝交的情况下允许两国复国，同时扣留了楚国使者。子玉得知后恼羞成怒，率军进逼晋军。

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晋文公令军队“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后世不少观点认为，晋文公此举是为履行对楚成王的承诺。昔年，晋文公流落到楚国时，受到楚成王高规格接待，曾许诺诺言：日后若两国刀兵相见，晋国定当退避三舍以谢楚成王款待之情。不过，若仅将晋军的后撤视为战诺之举，未免流于表面，事实上，避敌锋芒，乱敌军心也是晋国的策略。自古出兵作战，有正当理由，士气就强盛，若师出无名，就会士气不振。晋文公曾许诺退避三舍以避之，若晋军忘恩失信，那就是理亏，楚军就理直，从而士气高涨。若晋军退避后，楚国仍不撤兵，那就是楚军理亏。晋军退避后，占据了道义优势，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而子玉则错误地判断晋国未战先怯，强令楚军追击，致使楚军人心浮动，士气大受影响。

虚实相生，战场致胜

两国军队在城濮驻扎后摆下阵势。晋国共出动兵车七百乘，分上、中、下三军。楚国也是三军，子玉亲自统率中军，子西统率左军，子上统率右军。楚国盟国陈、蔡两国军队附属于楚国右军。晋国发现楚军的阵型存在中军较强、左右两翼相对薄弱的问题，于是决定采取先击侧翼、再攻中军的战术。

战争开始后，晋下军首先向楚军右翼的陈、蔡两军发起冲击，晋军战马蒙以虎皮，使得陈、蔡两军战马受惊奔逃，阵型大乱，楚军右翼溃败。与此同

城濮之战

■于清泉

时，晋上军狐毛令所部竖起旗帜佯装后退，下军栾枝令所部战车在本方阵后拖拽树枝奔驰，共同造成晋上军溃退的假象，引诱楚军追击。骄狂的子玉果然上当，令楚左军全力追击。楚左军的冒进使其侧翼暴露，晋中军对楚左军进行侧面拦截，晋上军则掉头夹击楚左军。楚左军两面受敌大败。子玉见楚左右两军先后溃败，下令中军停止进攻，退出战场。此战最终以晋国一方的全胜而结束。

回顾城濮之战的全过程，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与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从最初进攻曹、卫的策略，到此后退避三舍的乱敌军心，再到战场上马蒙虎皮、诈败诱敌的虚实相生，晋国在策略运用上环环相扣，致人而不致于人，将楚国一步步引入彀中。反观楚国，在战术运用方面则明显相形见绌。首先，子玉作为主将盲目轻敌，不仅在形势不利之时强行请战，还在战场交兵前发出“今日必无晋矣”的狂妄，可谓骄兵必败。其次，子玉将精兵集中于中军，对两翼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楚军整体阵型失衡。最后，在交战过程中，楚军战术不够灵活，被晋军牵着鼻子走，右军的乱局没有得到及时补救，左军又轻敌冒进陷入包围，最终两翼先后溃败。

相关链接

表里山河

表里山河，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外有大河、内有高山，指有山河天险作为屏障。最早用于形容晋国（今山西）境内大山大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展开中原争霸大战前，晋国大臣狐偃劝谏晋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战败，凭太行山与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于是，晋文公决定依据地势而进攻，最终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

晋国谋臣在战前对表里山河的强调，从侧面反映出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已关注到“地利”对战争的重要影响。诸侯国将地理条件作为各国建筑筑城、战场选址等方面的重要考量内容，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

无人机作战“成名曲”

——贝卡谷地之战中无人机的运用

■王登科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无人化作战已成为当今战场上的重要作战样式之一，各类无人作战平台层出不穷，无人机更是其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代表。无人机凭借成本低廉、机动性强、隐蔽性高等优势，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战争，执行侦察、通信、反潜、测绘、电子对抗和攻击等任务，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一系列局部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6月6日，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9日，以色列空军对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导弹阵地进行闪电袭击，一举摧毁其19个地空导弹连。在随后的战斗中，以色列空军更是在与叙利亚空军的交火中创造了82:0的战果，史称贝卡谷地之战。此战是世界压制防空作战史上的经典战役，更成为无人机崭露头角的成名之战。战役前后，以色列空军先后出动“先锋”“侦察兵”“猛犬”“鹞”“参孙”等多型无人机，与E-2C“鹰眼”预警机、波音-707电子战飞机、F-15战斗机紧密协同，执行战场侦察、欺骗诱导、电子干扰和协同攻击等任务，为无人机的运用提供了实战样本，充分显示了无人作战平台在现代战场上的巨大作用。

全程侦察，赢得战场先机。自1981年4月叙利亚军队进驻贝卡谷地以来，以空军便频繁派出“猛犬”等无人侦察机前往侦察，对叙军的“萨姆”-6地空导弹为骨干的高、中、低防空网进行全面监视，并对其雷达制导车、导弹发射车、雷达站等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标定，甚至在以色列境内的内盖夫沙漠全比例还原了萨姆导弹阵地，展开全流程的实战演习。作战过程中，以空军始终编配一个无人机中队，专门执行电子侦察、战场监视、引导目标和作战效能评估任务。在作战进



以色列空军当时装备的“侦察兵”无人机。

程中，无人机持续将战场实时画面回传至后方指挥所，为以空军实时指挥和精确打击提供强大的情报支持，有效创造制胜先机。

欺骗诱导，制造火力优势。战役发起前，以空军在无人机机头位置安装能够反射雷达波的圆锥体外罩，以此来模拟战斗机雷达反射波形，并伪装成战斗机从1500米的高度入侵，给叙军雷达造成战斗机入侵假象，诱骗叙军“萨姆”-6地空导弹系统发射导弹。战役发起时，以空军将无人机作为第一波力量投入战斗，发射大量廉价的“鹞”“参孙”等无人靶机发起佯攻。叙军“萨姆”-6地空导弹相继发射，消耗了大量导弹储备，结果打下的“战利品”竟是廉价的无人靶机。尽管叙军指挥官立刻醒悟过来，迅速下达雷达关机的工作命令，但为时已晚。当叙军制导雷达关机的那一刻，

导弹制导系统的频率和信号已被以色列无人机截获。以空军利用这些信息，以反辐射导弹对叙军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精准打击。

电子干扰，打乱叙军节奏。曾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萨姆”-6导弹，在此次战役中却表现平平，原因在于以空军在无人机“骗取”的雷达频率参数基础上，展开了针对性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在E-2C“鹰眼”预警机、波音-707电子战飞机和陆基设备共同实施电子干扰的情况下，以空军还派出“先锋”无人靶机搭载电子干扰装置，跟随战斗机编队实施近距离电子干扰，组成电子干扰立体网络。在叙军战机升空拦截反击过程中，以空军无人机持续开展机载空中通信干扰，使叙军雷达系统无法判定信号真伪，有效切断叙军米格-21和米格-23战机与地面指挥所的联

系，使叙军战斗机飞行员陷入慌乱与恐惧中，无法有效形成拦截战力。以空军飞行员则凭借无人机的作战战场通信中继，时刻保持与指挥部和彼此之间的战术联络，有效打乱叙空军反击进程，导致叙空军损失惨重。

协同攻击，提升作战效能。此次战役前，无人机一直作为战场辅助角色零星使用，但在此次战役中，无人机首次作为火力突击力量被大规模投入使用。针对当时无人机火力不强的特点，以空军创造性地采取混合编组战法，每个小组编配1架装有战斗部的“鹞”II无人机和1架假目标型无人机，以后者引诱叙军雷达开机，用前者捕捉雷达波束对雷达实施攻击。当叙军雷达关机时，无人机可爬升到高空盘旋，伺机再次攻击，并掩护有人驾驶飞机发起攻击。以空军利用这种战机混编无人机协同攻击的作战方式，给叙军造成巨大干扰，使其无法有效辨识目标，也不敢随意发射导弹，最终尝下战败苦果。可以说，叙利亚不仅仅是败给了科技和火力，更是败给了一种系统化的作战思维。

如今，军用无人机早已从辅助攻击角色，发展成为涵盖低空-高空、近程-远程和轻型-重型等数十种品类的武器家族，包括但不限于察打一体无人机、隐身无人机、蜂群无人机和低空轰炸机等高科技作战平台。当然，武器装备想要真正发挥出巨大的作战效能，最重要的还是提升人与武器结合的深度，以及各武器平台之间配合的密切程度。

链接历史

